

博士文库

山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初山西  
作家刘璋及其《斩鬼传》研究”（201803069）



讽刺小说史视野下的  
《斩鬼传》研究

王以兴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讽刺小说史视野下的 《斩鬼传》研究

王以兴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项目策划：徐 凯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毛张琳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讽刺小说史视野下的《斩鬼传》研究 / 王以兴著.  
— 成都 :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690-2892-8

I. ①讽… II. ①王… III. ①讽刺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清代 IV. ①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7689 号

### 书名 讽刺小说史视野下的《斩鬼传》研究

著 者	王以兴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892-8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8.5
字 数	13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扫码加入读者圈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 目 录

绪 论	( 1 )
第一章 《斩鬼传》的讽刺内容	( 14 )
第一节 《斩鬼传》中的人物类型	( 15 )
第二节 《斩鬼传》的讽刺价值	( 24 )
第二章 《斩鬼传》的讽刺艺术	( 30 )
第一节 群鬼形象的塑造方法	( 31 )
第二节 丰富多彩的讽刺手法	( 38 )
第三节 滑稽风趣的讽刺语言	( 44 )
第三章 《斩鬼传》的创作渊源	( 53 )
第一节 《斩鬼传》的创作动因	( 53 )
第二节 《斩鬼传》人物情节的素材来源	( 67 )
第三节 《斩鬼传》对话本小说的借鉴	( 75 )
第四章 《斩鬼传》讽刺小说性质的确立	( 82 )
第一节 《斩鬼传》中的三种笑话形态	( 82 )
第二节 笑话艺术的全面渗透与《斩鬼传》讽刺小说性质的确立	( 90 )
第三节 《斩鬼传》与《西游记》《金瓶梅》的文学渊源	( 96 )
第五章 《斩鬼传》的小说史地位	( 101 )
第一节 《斩鬼传》的小说史价值	( 101 )

第二节 《斩鬼传》的小说史意义·····	(105)
第三节 《斩鬼传》的艺术缺陷·····	(112)
结 语·····	(115)
参考文献·····	(117)
附 录 试谈《斩鬼传》与《绿野仙踪》创作的关系·····	(124)
后 记·····	(130)

## 绪 论

### 一、选题意义

《斩鬼传》是清初山西太原人刘璋年轻时的愤世之作，该书以钟馗捉鬼传说为题材，叙述了钟馗带领咸渊、富曲二将在人间寻鬼斩鬼最终封神的神奇经历。《斩鬼传》被看作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该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长篇讽刺小说的正式形成。作者大量借鉴了鬼怪寓言、笑话、传说及通俗小说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吸收了民间文学讽喻时事时惯用的言语方式和思维方式，并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再加工，从而造就了《斩鬼传》独特的艺术风貌，对后世讽刺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启发。

本书将《斩鬼传》放在讽刺小说史纵向发展的维度上进行解读和把握，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斩鬼传》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定位和影响，二是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度。

首先，刘璋的《斩鬼传》虽然在数以千计的中国古代小说当中并不起眼，甚至不会引起一般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但是它在讽刺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却使之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斩鬼传》是刘璋年轻时的愤世之作，表现了他的人世精神和惩恶扬善的儒家情怀。据王青平考证，该书定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前才付诸刊刻，被称为“第九才子书”，在民间流传很广。而《斩鬼传》的小说史地位则涉及学界对文学史上第一部讽刺小说（特指长篇讽刺小说）的定位。作为明清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别和分支，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经鲁迅先生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热切关注和研究兴趣。讽刺小说概念的界定、发展脉络、讽刺内容和艺术特征等是学者探讨和分析的重点，如蔡国梁的《讽喻小说史话》，齐裕焜、陈惠琴的《中国讽

刺小说史》，金鑫荣的《明清讽刺小说研究》，胡万川的《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刘燕萍的《怪诞与讽刺——明清通俗小说诠释》，韩国学者吴淳邦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等。

然而哪部作品才是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对此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在解答该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讽刺小说的概念加以解释和说明。韩国学者吴淳邦在其《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一书中根据前人提出的关于讽刺小说概念的界定，总结了讽刺小说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作者有明显的惩恶劝善的目的，二是全书运用了讽刺手法。<sup>①</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修订和完善了鲁迅所提出的讽刺小说的概念，因为鲁迅所说的讽刺小说特指讽刺艺术具有含蓄幽默特点的通俗小说，在他看来，只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才算得上真正的讽刺小说。<sup>②</sup>

对此，笔者认同吴淳邦的观点，因为中国小说自产生之初就有讽刺一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作家手里均有不同的风格变化，既有《儒林外史》一类含蓄的讽刺，也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一类激烈的谴责。也就是说鲁迅先生定义的讽刺小说是狭义的；而我们所说的讽刺小说则是广义的，包括了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两种类型。

鲁迅、齐裕焜等先生认为《西游补》当为讽刺小说的奠基之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斩鬼传》才是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持此观点最早的当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世界文库》本《斩鬼传》的“题词”中认为该书“文字丰腴活跃”，“故论讽刺小说的，自当以那几部钟馗斩鬼的小说为开宗明义第一章”。<sup>③</sup>

王青平先生在否定《西游补》为讽刺小说的基础上，肯定了《斩鬼传》发中国讽刺小说之先声的小说史意义：“从艺术手法的总体来看，与其说它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寓言式的小说来的更为妥帖……因此，《斩鬼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真正纯粹以讽

① [韩] 吴淳邦：《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② 关于鲁迅先生对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的认识和定位，可参看温庆新：《鲁迅的“文人习气”、杂文创作与小说史研究——以〈中国小说史略〉名类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为中心》，载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③ 郑振铎：《〈斩鬼传〉题词》，见《世界文库》第八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6页。

刺为目的而创作的通俗小说。”<sup>①</sup>

蔡国梁先生对《斩鬼传》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总结得十分到位：

（《斩鬼传》）全然写成了一部“继王政治所不及”，“使人知所畏而为善”的有明确讽喻世风作用的讽刺小说。他完成了将含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民间传说向讽世小说的转化，最早写出了我国古典小说中纯以讽喻整个世风（而不是讽刺“一人或一家”）为宗旨的讽刺小说，在我国小说发展中，尤其是讽刺小说的发展中，确有承上启下、开拓题材的重要作用，为典范的古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问世铺平了道路。<sup>②</sup>

持此类观点的还有郭志强、胡万川以及韩国学者吴淳邦等。因此，《斩鬼传》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一观点在学界更有市场和说服力。正如上文所云，该小说大量借鉴了鬼怪寓言、笑话、传说及通俗小说等艺术形式，也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思维，并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再加工，在人物刻画和讽刺技巧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对后世讽刺小说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于是，从《斩鬼传》的成书过程来探讨和总结讽刺小说的本质和创作取向等就显得合乎逻辑了。

其次，学界对《斩鬼传》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对它的艺术特色和小说史地位未作深入的把握和讨论，尤其缺乏从历时角度阐释讽刺小说创作特色和演变的宏观视角。在内容上，仅就批判对象作简单的分类论析，而在“知人论世”方面有所欠缺；在艺术上，夸张的情节、串珠式结构、对比刻画、语言通俗幽默是学界关注的主要方面，但论述不详，对特殊的讽刺技巧和艺术风格的阐释尚有空白；在小说史地位上，虽说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斩鬼传》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也看到了该书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但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至于作者方面，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粗疏，仅有王青平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特点作过推测和分析，但也只是概括性论述，缺乏具体的、全面的探讨。因而，在明确了《斩鬼传》古代长篇讽刺小说开山之作的文学

<sup>①</sup> 王青平：《〈斩鬼传〉的版本和作者》，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74~275页。

<sup>②</sup> 蔡国梁：《讽喻小说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史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成书过程和讽刺小说性质的确立等角度对该书的创作特点和发展变化进行准确的阐释和把握。

## 二、研究现状

学界关于钟馗的研究，迄今为止多集中于民俗学、戏剧、绘画艺术等方面。对钟馗信仰和形象的发生、演变是大多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钟馗小说的研究相对而言则比较薄弱。自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斩鬼传》作了简短的评价后，才有学者开始关注与钟馗有关的三部小说——《唐钟馗全传》《斩鬼传》《平鬼传》。综合来看，对《斩鬼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版本与作者研究

较早对《斩鬼传》的版本和作者进行考证的有陈监先的《〈捉鬼传〉的作者和版本》一文，该文提到了莞尔堂刻本、五云楼刻本、近文堂刻本、江左书林刻本数种。<sup>①</sup>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简要介绍了这几个版本的大概情况。<sup>②</sup>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则重点交代了伦敦图书馆收藏的莞尔堂刻本。<sup>③</sup>胡万川《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即转引自上面三家的论述。<sup>④</sup>

路工、谭天在《古本平话小说集》中对《斩鬼传》的版本进行了汇总，认为该小说有五种版本：“一、《平鬼传》四卷十回，清康熙庚子年（一七二〇）刻本，经纶堂藏版，原题‘樵云山人编次’，有黄越序，北京图书馆藏。二、《斩鬼传》四卷十回，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莞尔堂重刻本，书前有‘莞尔堂第九才子书’，原题‘樵云山人著’，有黄越序，北京图书馆藏。三、《平鬼传》，清抄本，原题‘樵云山人编’，卷端题‘第九才子书’，首有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庚子）上元黄越序、际飞氏序，北京图书馆藏。四、《钟馗斩鬼传平鬼传合刻本》，台湾一九五七年印本影翻本。五、《新编钟馗斩鬼传》，清乾

① 陈监先：《〈捉鬼传〉的作者和版本》，载于《光明日报》，1956年4月29日。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重排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该书初版于1933年。

③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该书初版于1974年。

④ 胡万川：《钟馗神话与小说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隆（约一七四〇年）抄本，不分卷，上下两册，题‘烟霞散人编’，有‘瓮山逸士’序及作者自序。”<sup>①</sup>王青平则集中精力对该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了论证，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很有说服力。他的文章有《〈斩鬼传〉版本简介》《〈斩鬼传〉版本考证》《〈斩鬼传〉校勘简记》《〈斩鬼传〉的刊行过程》《刘璋所作才子佳人小说考》《〈斩鬼传〉的作者刘璋》《刘璋年代简表》。他在首都图书馆发现了刘璋的手稿本，简称“康本”；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刘璋友人瓮山逸士的传抄本，书题“正心堂抄”，简称“正本”；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乾隆元年（1736）至十年（1745）间刘璋的手抄过录改稿本，简称“乾本”；他将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本时所依据的乾隆间传抄本简称为“世底本”，将孙楷第所说的“另一旧抄本”简称为“另抄本”，此二本下落不明，无从考证。<sup>②</sup>至于刻本，王青平认为首都图书馆所藏的莞尔堂刊袖珍本（简称莞本）是初版原刻本。然而路工、谭天所述第一个版本，除刻坊和署名与莞本稍有不同外，其余基本相同，那么这两种刻本孰先孰后就只好妄下结论了，也许二者是同一底本在不同书坊的翻刻本。这个刊刻底本可能就是路工、谭天所述的第三个版本。其他如同文堂刊本、莞尔堂重刻本及莞尔堂本的翻刻本——五云楼本、江左书林本则以陈监先所述为据。另外，《古本小说集成》本和《古本小说丛刊》本依据的是吴晓玲藏本，由序言可知此本抄于乾隆五十年（1785），而据江苏省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斩鬼传”条的王青平介绍，亦可推知此本与世底本为同一渊源。齐裕焜、陈惠琴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一书中认为《斩鬼传》“写定于康熙四十年（1701）仲夏，大约刊行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左右，现存有莞尔堂刊袖珍本、同义堂刊本及两种旧抄本”<sup>③</sup>。此处介绍极为简略，且提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同义堂刊本，具体情况不详。

至于《斩鬼传》的作者，孔另境在《中国小说史料》一书中根据地

① 路工、谭天：《古本平话小说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498页。

② 王青平：《〈斩鬼传〉版本考证》，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84~307页。

③ 齐裕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方志和清人徐昆《柳崖外编》的记载，认为《斩鬼传》的作者是刘璋。<sup>①</sup>

据王青平在《〈斩鬼传〉的作者刘璋》一文中的介绍，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刘璋的基本情况。刘璋，太原（阳曲）人，字于堂，“介符”可能是其号，别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而“华茵主人”“烟霞逸士”“西湖水云道人”都是他创作时所用的别号，其他如“泉石主人”“烟霞子”“烟霞主人”“步月斋主人”“步月主人”等雅号也可能为他所有。其书斋名为“兼修堂”。王青平根据清王植《崇德堂稿》中的《县尹刘于堂寿序》，推断出刘璋生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而其卒年未能详考，只知其于乾隆初年尚在人世，其时年已七十余岁。由于材料有限，王青平对刘璋的生平与其作品的主体思想也只是作了比较简略的分析与推断。<sup>②</sup>王青平在《刘璋所作才子佳人小说考》一文中考证了刘璋的才子佳人作品，有《凤凰池》（康熙年间）、《巧联珠》[雍正元年（1723年）]、《飞花艳香》[雍正四年（1726）至七年（1729）间]三种。可能为其所作的有《幻中真》（康熙年间）和《幻中游》（康熙年间）。<sup>③</sup>梁苑则根据刘璋年龄与才子佳人小说刊刻年代的矛盾推翻了王青平的观点，认为刘璋不是编次才子佳人小说的烟霞散人。<sup>④</sup>

## （二）《斩鬼传》作品研究

对《斩鬼传》作品本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群鬼形象的批判价值、讽刺艺术、滑稽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方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斩鬼传》的讽刺艺术进行了评价：“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嫚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sup>⑤</sup>当然，鲁迅对《斩鬼传》的贬低意在对比突出《儒林外史》“足称讽刺之书”的定位。戴不凡则认为“在明末清初小部头小说中，这算是写得

①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② 王青平：《〈斩鬼传〉的作者刘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50~371页。

③ 王青平：《〈斩鬼传〉的作者刘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29~350页。

④ 梁苑：《刘璋不是编次才子佳人小说的烟霞散人》，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比较好的”，“用夸张手法逞其诙谐”，“想象力和文笔也不落窠臼”，“这部寓意颇深而又颇有风趣的小说，当年作者如果能放笔写一下，倒不失为我国小说史上的一朵奇花”。<sup>①</sup>

对《斩鬼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进行较为深入探讨的，有王青平的几篇专文，齐裕焜、陈惠琴的《中国讽刺小说史》，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胡万川的《钟馗神话与小说研究》，我国香港地区学者刘燕萍的《怪诞与讽刺——明清通俗小说诠释》中的有关章节及韩国学者吴淳邦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的相关论述。他们的观点后文将会论及，此处不赘。

另有一些研究《斩鬼传》的单篇论文。如王定的《从〈西游补〉〈斩鬼传〉〈儒林外史〉三书看讽刺艺术》，该文专门比较了《斩鬼传》与《儒林外史》在人物刻画和语言艺术上的差距，指出了《斩鬼传》人物性格单一化、概念化、缺少流动性及人物语言缺少个性化和真实性的缺点，由此认为《斩鬼传》的讽刺力量和文学价值要比其他两部书差得多。<sup>②</sup>然而，该文作者只是看到了《斩鬼传》艺术上的粗糙和简单，而未对这种艺术缺陷的成因进行探究和分析，且忽略了这种叙述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张虹在《钟馗小说与钟馗形象漫议》一文中，着重从整体结构和构思方面入手，对《斩鬼传》与《平鬼传》进行了比较，明显褒后者贬前者<sup>③</sup>，带有片面性。沈漫涛在《以鬼喻人讽世明道——浅谈〈钟馗斩鬼传〉》一文中总结了《斩鬼传》的三个特点：“一、天下头号该杀的是昏君逆臣；二、对鬼的批判就是对世世的批判；三、流露出种种救国安民的设想。”<sup>④</sup>这三点其实早有学者论述。该文作者还推测《斩鬼传》是刘璋在清初大兴文字狱的背景下创作的，可惜没有深入。笔者将在后文结合文本的具体分析与其他方面对此点进行论证。郭志强在《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研究的重新审视——从传播角度看〈斩鬼传〉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斩

① 戴不凡：《小说闻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1页。

② 王定：《从〈西游补〉〈斩鬼传〉〈儒林外史〉三书看讽刺艺术》，载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报》，1999年第1期。

③ 张虹：《钟馗小说与钟馗形象漫议》，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

④ 沈漫涛：《以鬼喻人讽世明道——浅谈〈钟馗斩鬼传〉》，载于《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

鬼传》对讽刺小说在结构模式、讽刺艺术等方面的影响，较为全面。<sup>①</sup>其他如李梅吾的《中国小说史漫稿》<sup>②</sup>和李绍先、王晓琳的《明清小说话幽》<sup>③</sup>，所论不出上面各家的观点，兹不赘述。

### 三、关于刘璋的两个问题的讨论

通过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已经对《斩鬼传》的作者刘璋有了一些了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一些可继续探讨和挖掘的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刘璋是否为几部才子佳人小说《凤凰池》《巧联珠》《飞花艳香》《幻中游》的作者。另外，还有康本《兼修堂跋》的作者及兼修堂归属问题，此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对《斩鬼传》的创作动因的把握。故而，笔者在此首先论述这两个问题。

#### （一）刘璋并非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

王青平曾花费大力气论证刘璋即《凤凰池》《巧联珠》《飞花艳香》《幻中游》这四部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并且对写作时期也作了推理论证。后来，梁苑通过文本用字的避讳来确定四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因与刘璋的生卒年矛盾，从而确定这四部小说的作者并非刘璋，只是二人同用了“烟霞散人”的名号。王青平主要是通过这四部才子佳人小说与《斩鬼传》的对比来推断，相比之下缺少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笔者倾向于认同梁苑的观点。其实，还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刘璋并非上述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

在王青平考证的《斩鬼传》乾隆年间作者手抄本（简称乾本）上有五枚印章，分别是“荐巧无如守拙”（在左下方）、“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和“樵子担云，渔夫卧月”（第一则序后）、“侠为知己用，贫不受人怜”和“期山期水，雪涛”（第二则序后）。<sup>④</sup>这些印章除最后一枚意义指向不明外，其余应该都是作者当时心态的直接反映。据王青平考证，乾本是刘璋晚年回乡后亲手抄录赠给侯执信收藏的；而“烟霞散

① 郭志强：《对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研究的重新审视——从传播角度看〈斩鬼传〉的影响》，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

② 李梅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③ 李绍先、王晓琳：《明清小说话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王青平：《〈斩鬼传〉版本简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79~280页。

人”是刘璋自青年起便一直使用的雅号，其好友瓮山逸士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传抄本上即署名“烟霞散人著”<sup>①</sup>。另外，据王青平介绍，首都图书馆所藏的刘璋初稿手写本上也有两枚印章：一为“笔飞墨舞”，一为“名教中乐地”。<sup>②</sup>由此可以得知，年轻时的刘璋既有着愤世嫉俗的激情和维持名教的社会责任感，也有着向往自由、追求闲适的生活态度。而当他中晚年仕途不顺、生活艰难之时，其思想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乾本上的五枚印章可以看出，晚年的刘璋有着一一种看透世事的达观和穷困但不降心辱志的自傲。也就是说，此时的刘璋仍葆有年轻时追求自由逍遥、无拘无束之生活情趣的一面，同时，原来那种勇于担当的正直和无畏逐渐转化为对自我操守、人格的坚持和维护。所以，很难想象此种性格的人为了谋利而接二连三地创作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说。

另外，在《斩鬼传》中刘璋已经表达了自己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看法。小说第七回写风流鬼与伶俐鬼月下散步，在一花园中偶遇一美人，伶俐鬼对其一见钟情，作诗一首抒发爱慕之情，美人则对风流鬼暗生情愫。之后，风流鬼害起相思病，伶俐鬼帮他送情诗以通情意，美人和诗暗接情缘。二鬼最后设计获得美人之父的赏识并进入他们家后花园读书，风流鬼终于得到与美人约会的机会，不料却被县尹派来的皂隶搅乱。最后风流鬼因作诗嘲讽钟馗而被逼回原形——未央生的灵魂。这段文字明显借鉴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模式：男女一见钟情，以诗传情，然后就是私订终身后花园。可以看出作者刘璋对才子佳人小说中这种男女遇合的方式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由此可以推断性情孤傲的刘璋不大有可能为了谋利而去创作自己不看好的才子佳人小说。

至此，基本可以判断刘璋并非《凤凰池》《巧联珠》《飞花艳香》《幻中游》四部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那么，王青平关于刘璋年轻时漫游江南并与天花藏主人交往的推理也就不成立了。<sup>③</sup>

<sup>①</sup> 王青平：《〈斩鬼传〉版本简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79~280页。

<sup>②</sup> 王青平：《〈斩鬼传〉版本考证》，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86页。

<sup>③</sup> 关于刘璋与天花藏主人交友的讨论，见王青平《刘璋所作才子佳人小说考》和《〈斩鬼传〉的作者刘璋》。

## (二) 关于《兼修堂跋》的作者及兼修堂归属问题

康本《斩鬼传》附有《兼修堂跋》，而正本序言后署名“瓮山逸士题于兼修堂”。王青平根据康本的两则序言中的文字“故既为叙，而复为之跋云”，断定“兼修堂”乃作者以斋名作为自己的名号，又认为跋中“不敢与烟霞散人分笔情之趣，实敢与烟霞散人共口孽之愆”等文字，“则已暗示跋者与作者烟霞散人实为一人”<sup>①</sup>。

相反，笔者以为“兼修堂”乃作者朋友瓮山逸士的斋名，而《兼修堂跋》自然也是瓮山逸士所作。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现将《兼修堂跋》摘录于下：

无中生有，编成简牍。或以为笔情之趣，或以为口孽之愆。乃作者俱不任受，不过消磨清昼，排遣素怀，一任知我者谅之，不知我者讶之，阅之者解颐，闻之者现齿，而作者之面如故也。老夫昔阅《草木春秋》，亦是无中生有，才人游戏之笔。彼则付之剞劂，公诸海内。今阅此《斩鬼传》，知作者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焉。何以知之？其在转换接落以及字句间平，盖作者一时遣兴，率笔描去，不加推敲，以此知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也。老夫爱其笔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夺目。不敢与烟霞散人分笔情之趣，实敢与烟霞散人共口孽之愆。然而复敢大言曰：此书居《草木春秋》之上，散人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老夫甚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故既为叙，而复为之跋。<sup>②</sup>

假如《兼修堂跋》的作者真是刘璋本人，那么他托名作跋就是为了《斩鬼传》的刊刻与流布。而且，此跋即使真的是作者自己假托他人之名所作，那么跋中的“今阅此《斩鬼传》，知作者不欲付之剞劂，公诸海内焉”，也同样客观地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真实想法。这就产生了不可解释的抵牾。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作者以退为进，为转移批评者注意力而故意施放的烟雾弹。此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跋中“老夫爱其笔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夺目”又作何解释？此外，既然是作者刘璋

<sup>①</sup> 王青平：《〈斩鬼传〉的刊行过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26页。

<sup>②</sup> 〔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192页。

自己作伪，必然是不欲为人所窥知，那为何又在文末借一句“故既为叙，而复为之跋”暴露自己的身份呢？此二者诚不可解！据此可以断定“既为叙”非指康本中的两则作者自序，那么作跋者也就并非作者自己，而是另有他人。

还有，即便是作者本人托名作跋，那么在跋中他为自己的作品辩护的只有一点，就是书中直露犀利的讽刺笔法，因为这才是容易引起读者误会和指责的地方，他在康本自序中就曾指天发誓道：“乃不知者或疑予故以骂人，予敢以质诸天。”而在《兼修堂跋》中并没有为《斩鬼传》这种笔法进行辩护的文字，只是极力支持该书的刊行，一句“老夫爱其笔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夺目”表达了对《斩鬼传》这种风格的激赏和肯定。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这是作者假托他人对自己进行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如果是作者自己托名作跋，对自己的创作相当自信的刘璋怎么会说出再进一步修改的话呢？<sup>①</sup>何况，此版本乃作者的初稿本，如果真的是假托他人作跋，断不会说出“爱其笔华，细加笔削”这样的话来。因此，“老夫爱其笔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夺目”一句只能是他人读过作品之后，欣赏有加，受到启发后才产生的模仿和再加工行为。

既然刘璋并非作跋者，那么谁才是《兼修堂跋》的真正作者呢？笔者认为就是瓮山逸士，理由如下：“作者朋友瓮山逸士在正本的序中对此书及作者亦千方百计给以回护”<sup>②</sup>。的确如此，在序中瓮山逸士为“今‘烟霞散人’著此《斩鬼传》，独不惧鬼来与之为敌乎”<sup>③</sup>进行了辩论，极力支持烟霞散人的大胆行为。王青平也看到了这一点：“该本《兼修堂跋》的主要内容也是为本书的刊行申明理由。”<sup>④</sup>可见二者的出发点相同，说明瓮山逸士和《兼修堂跋》的作者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

① 刘璋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十分自信，在康本《尾笔》中曾自诩道：“诚问上古之五刑，后王之三尺，阴曹之剑树刀，有如钟馗老子一剑否？有如我烟霞散人一笔否？”

② 王青平：《〈斩鬼传〉的刊行过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26页。

③ 〔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亦可参看《斩鬼传序》，见《世界文库》第八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7~3418页；或《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1页。

④ 王青平：《〈斩鬼传〉的刊行过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26页。

而在否定了刘璋是《兼修堂跋》的作者后，也就只有瓮山逸士最有可能了。他能够见到刘璋的早期稿本并进行传抄，说明他们二人关系密切，而且瓮山逸士所作的正本序言也是在兼修堂写就的。<sup>①</sup> 只有确定了瓮山逸士是《兼修堂跋》的作者之后，一些问题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释。“老夫爱其笔华，细加笔削，更觉快心夺目”，指的就是瓮山逸士在正本中对作者的手稿本——康本进行了一定的修饰和订正。<sup>②</sup> 而跋末曰“故既为叙，而复为之跋云”，其实是指瓮山逸士为正本作序，而后又为作者的手稿本作跋。瓮山逸士尊重刘璋的著作权，他认为为传抄本作序、为手稿本作跋是为刘璋的《斩鬼传》这部小说作序、作跋，而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版本。

在明确上述情况后，我们对《斩鬼传》的创作和流传便有了清楚的认识。可以想见，作者刘璋在构思和创作之初就预料到自己的讽刺面太广、力度太大，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和忌恨，所以他会有指天发誓的激愤之举。也可能因为他一开始的确如瓮山逸士所说的那样没有非常强烈的将作品刊刻的打算，所以我们在康本中看不到作者的署名。然而作品完成后，在朋友圈子里广为传抄，颇受好评，尤其是瓮山逸士极力鼓励他将作品刊刻发行，并亲自抄写了一部，不但为作品作了序言，而且在抄写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改。之后，瓮山逸士为了进一步打消刘璋的顾虑，又写了《兼修堂跋》为其打气助阵，由于“不敢与烟霞散人分笔情之趣，实敢与烟霞散人共口孽之愆”，这种来自朋友的精神上和行动上的支持和鼓励，让刘璋产生了动摇之心，所以他才会把瓮山逸士的《兼修堂跋》誊抄在自己的手稿本上。至于为什么刘璋最终没有将其刊刻，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兼修堂跋》的作者乃刘璋的朋友瓮山逸士。这样一来我们对王青平“触发刘璋创作《斩鬼传》这样具体的一部讽刺小说的直接原因，就是阅读了《草木春秋》”<sup>③</sup>的说法就要重新

① 关于正本请参看王青平：《〈斩鬼传〉版本考证》，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84页。

② 关于正本对康本的修改请参看王青平：《〈斩鬼传〉版本考证》，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284页。

③ 王青平：《〈斩鬼传〉的作者刘璋》，见[清]刘璋：《斩鬼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第355页。